乔治·佩顿博士，圣经翻译，第 1 节，
圣经翻译简介，第 1 部分

© 2024 乔治·佩顿和泰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乔治·佩顿博士的《圣经翻译》系列讲座。这是第一节，《圣经翻译简介》第 1 部分。

大家好，我叫乔治·佩顿。我是达拉斯国际大学的讲师。我和我的妻子与威克里夫圣经翻译社合作了 40 多年。让我简单介绍一下我是如何进入《圣经翻译》行业的。

当时我是拜欧拉大学的一名学生，我在想，主啊，我该如何度过我的一生？我该如何运用你赐予我的天赋？我对传教很感兴趣，对全职事奉很感兴趣，我想，我能用你赐予我的天赋为你做些什么呢？然后我把专业改为跨文化事奉，我发现我真的属于这个领域，因为它既能协调海外工作、跨文化工作，也能从事事奉。然后我想，好吧，跨文化事奉最适合我吗？通过多种方式，上帝引导我从事圣经翻译。我对圣经翻译充满热情，我真的很期待在拜欧拉大学完成学位后成为一名圣经翻译。

一路上，我遇到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名叫温迪，她问我，你主修什么专业？你在那边做什么工作？我说我准备当一名圣经翻译。她说，我也是。我说，对不起，什么？再来一次？没有多少女孩会这样。

她告诉我，上帝是如何通过她的家庭引导她的，她在一个支持传教和传教士的家庭中长大。她小时候认识了很多威克里夫传教士。十岁时，她告诉妈妈，我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圣经翻译家。

十年后，我们在拜欧拉相遇，上帝把我们带到一起，让我们怀着共同的愿望，一起在教会服务，一起在海外服务，一起从事圣经翻译。这就是我们的起点。然后我们去了海外，在肯尼亚工作了几年，用当地的一种语言进行圣经翻译。

从那时起，我们没有完成那个项目，因为我们转向了咨询工作，我成为其他从事圣经翻译的人的翻译顾问。然后，我们调到坦桑尼亚做更多的翻译咨询。当时，我把那个项目的工作交给了我的一位同事。

所以，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参与圣经翻译。作为顾问，我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培训其他人。因此，我们会为肯尼亚人和坦桑尼亚人举办培训研讨会。

我们会为 SAL 同事举办培训研讨会。我还参与了翻译顾问的培训研讨会。所以我们在 2010 年回家了，上帝指引我们在 2010 年留在家里。

2010 年，我开始在拜欧拉大学的工作悬崖培训项目任教。我教的是语言学。我教的是圣经翻译，为下一代圣经翻译者做准备，让他们走出去，做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做的工作。

我在那里教了大约 10 年书。就在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该项目即将结束，所以我转学到了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达拉斯国际大学。

这是我们的主要语言中心。我们的主要培训中心是为威克里夫、SIL、夏季语言学研究所和其他组织服务的。他们派人来这里接受圣经翻译培训。

所以，我从 2020 年就一直在这里。我在这里教授圣经翻译课程。在此期间，我在戈登康威尔神学院获得了圣经翻译专业的神学博士学位。

后来，我在斯泰伦博斯大学获得了古代语言博士学位。所有这些都是专业发展学位，所以我可以提高我的翻译、教学和咨询技能。所以，我有这样的背景。

所以，你在这个系列中听到的是我们这些年来经历的所有事情的结果。接下来我想说的是这个节目到底是关于什么的。我们做的这个系列都是关于圣经翻译的。

这是翻译，但具体来说是圣经翻译。因此，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圣经翻译是什么？翻译是什么？以及翻译过程的基本知识。其次，我们将讨论语言。

我们将讨论沟通和意义，以及如何将一种语言中的意义从一种语言传达到另一种语言。这就是翻译的过程。另外，翻译就是沟通。

翻译是人类交流的一个分支。它是一种特殊的人类交流。因此，我们将讨论作为交流的翻译。

但我们这样做的基础是了解人们如何交流。我们这样做的基础是了解试图用一种语言传达来自另一种语言的文本的过程。我们将讨论一下翻译历史、圣经翻译历史、翻译方法以及其中的一些理论。

我们将讨论翻译挑战。为什么将给定的文本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很困难？其中一些挑战是语言挑战，你只能说我们的语言不能这样说。圣经文本中有许多挑战很难翻译成其他语言。

我们将深入讨论这些。其次，存在文化差异。这些文化差异使得用第二语言翻译的文本很难让人理解，因为他们没有原文的文化背景、文化理解和文化世界观，而原文的作者生活在 2024 年世界某个地方，与圣经文化、圣经时代和那些语言相距 2000 多年。

因此，语言挑战和文化挑战这两个领域就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然后，我们将讨论如何克服这些挑战。好的，首先，我想谈谈什么是翻译，它是什么样子的？你拿起今天生产的任何产品，即使是一罐汤，一罐油，或者你拿起的电子设备的说明书的打印件，你都会看到它有多少种语言。

翻译无处不在，现在的翻译比我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从事翻译工作时更加普及。那时我们还没有这种情况。

我们以前没有写着五种不同语言的汤罐之类的东西。但现在它无处不在。它是一种连接不同文化的方式，也是一种传播和增加一个人的经济影响力的方式。

但我甚至还去了沃尔玛，沃尔玛有一个显示器，上面显示如何与药房打交道。所以，这个屏幕就在药房旁边。现在我注意到它正在滚动显示两种、三种、四种不同的语言，然后它会再次从顶部开始。

它会向下滚动。所以，无论我们去哪里，一切都是用多种语言书写的。这就是翻译。

那么我们如何沟通呢？所以，我想请你们自己想一想，你们如何定义翻译？什么是翻译？让我花一分钟时间谈谈翻译是什么。让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翻译：基本上，我们谈论的是书面翻译。

笔译是用第二语言写出来自第一语言的文本。口译是另一种翻译，因此称为口译。

所以，有一个说 A 语言的人和一个说 B 语言的人，中间的人把第一个人说的话转述给第二个人。这就是口头翻译。这就是口译。

那么书面翻译和非口译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我说的口译不是为了理解。我说的是传达信息。所以，显然，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是将第一语言的含义转移到第二语言。

另一件事是，双方都试图将第一种文本中的信息含义传达给第二种语言。无论是口头表达还是书面文字，我们都试图将含义传达给对方。我实际上做过口头翻译。

我做过口译。我在美国做过斯瓦希里语翻译或口译。所以我和人们一起工作，有时是医生办公室，有时是律师，有时是其他人，他们的客户会说英语，但英语水平不够好，无法真正理解他们在我们处理的特定领域中谈论的内容。

所以我在那里，我是医生和客户之间的沟通者。所以我的目标是将医生说的话传达给讲斯瓦希里语的人，反之亦然。当我这样做时，我处于中间，并且我以与说话者相同的第一人称说话。

所以，如果医生说，我要你去做 x 光检查，我会用斯瓦希里语说，我要你去做 x 光检查。然后病人可能会说，我该去哪里？然后我说，我该去哪里？注意，我没有说，他要去哪里？或者，他能告诉我我应该去哪里吗？不，我是那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声音。这就是书面文本。

书面文本是将第一个文本中的含义及其相关内容传递到第二个文本的声音。现在，它们之间有一些区别。显然，一个是书面的，一个是口头的。

好的，我们知道这一点。但还有什么呢？所以，翻译是写出来的，当我们说它写出来了，它会保留一段时间。你有一个书面文本在那里。

但是当你说了什么，就像我发表的这次演讲，我发表的这次讲话，如果没有录音，我一说完，它就消失了。你无法找回它。录音真的非常有用。

现在，我在 Zoom 上进行了代表团会议，其中一位女士是讲斯瓦希里语的人。她在达拉斯出了车祸。反对派的律师，也就是这位律师所辩护的人，正在向这位讲斯瓦希里语的女士提问。

然后她的律师也在场。所以，我就是中间人。这一切都被记录下来了。

为什么要记录下来？因为那是法庭证据。所以，这件事相当严重。所以我必须确保我没做错。

问题的一部分是，这个女人说，好吧，这个人这样打了我。所以，在斯瓦希里语中，你会说， alipiga ，他打了我。所以，那里面的啊可以表示男人，也可以表示女人。

那么，我该说什么呢？我不知道，因为她说， alipiga 。我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所以我猜。我说，他打了我。

辩护律师，等一下。你为什么说他？我的笔记上写着那是一个女人。你现在要改变你的故事吗？我要说，哦不，我刚刚犯了一个错误。

所以，翻译的一个好处是，你可以稍后再回头改正。如果我犯了这样的错误，我该怎么办？好吧，我马上说，私下里，我需要告诉你一些事情。我说语言是这样的。

我以为那是一个男人，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从现在起，我会说她。但斯瓦希里语含糊不清，我不知道。

所以，这是我必须做的一件事。所以，除非记录下来，否则口译就消失了。一旦你说了，你就不能再回去修改它了。

所以，我在医生办公室。我不能回去，除非医生说，嘿，你能说得更清楚一点吗？我不确定他是否明白我想说什么。所以，事实上它在那里，口语保留下来，意味着你可以回去稍后编辑和修改它。

你也可以慢慢来。你可以回去修改它，修改它，只要你能，然后确保它表达了你想说的一切。你可以把它交给别人。

他们可以帮你阅读。你可以请专业编辑帮你审阅。但笔译有这种奢侈，而口译则没有。

另一件事是，当你在那种场合时，你必须立即思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必须同时用两种语言思考，这很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做核心口译，因为它进展太快，我的大脑无法运转得那么快，尤其是我年纪大了。

所以，我仍然会做一些口译工作。我仍然会做一些笔译工作，斯瓦希里语到英语，英语到斯瓦希里语的笔译。我们会进一步讨论这些。

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翻译，是翻译的书面方面。好的。那么，我们想谈谈什么是翻译，但具体来说，我们将讨论什么是圣经翻译，以及它与普通翻译有何不同。

好的。当你谈到翻译时，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产品。这是 X 语言的圣经翻译。

所以，你可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翻译。我们将在我们的过程中讨论这一点。其次，翻译是一个过程。

将书面文本转化为 A 语言的过程，在我们的例子中，即《圣经》，《旧约》可能是希伯来语或阿拉姆语，《新约》则是希腊语。因此，将其从这些语言转化为当今世界某个地方的语言。通常，这些语言不是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主要语言。

通常，这些语言是世界上的少数民族语言，或者是没有圣经的语言。中亚地区有一些文化不是基督教国家，也不是基督教团体。他们没有基督教徒，也没有圣经，他们的数量达数百万。

所以，你不能想，哦，一个没有圣经的群体可能有几百人，也可能有几千人。不，有些语言实际上相当庞大。所以，我们将讨论跨越语言障碍传播经文的过程。

在达拉斯国际大学，翻译是一门学科。所以，我们有学生说我是翻译研究专业的。我是语言学专业的。

我研究的是人类学。所以，这是一门研究领域。翻译是一门科学吗？所以，你正在和一个受过语言学训练的人交谈。

语言学非常科学。它属于左脑科学。它具有分析性。

它从试图分解语言的各个部分、试图理解语言的来龙去脉，然后进行翻译的角度来看待语言。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在肯尼亚研究的语言没有字母表。我接受的培训是如何听声音、如何写下声音、如何理解所有这些声音以及如何制作字母表。

所以，在我们出国之前，我接受了语言学的培训。太好了。所以，你有字母表。

你还需要知道什么？你需要了解该语言的语法。即使已经有了字母表，你仍然需要了解该语言的语法。你需要能够理解句子和短语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

显然，在西班牙语中，如果你说“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卡的意思是“白色的房子”。但我们在英语中不说“白色的房子”。我们说的是“白色的房子”。

所以，你知道，在西班牙语中，他们颠倒了形容词和名词的顺序。知道如何分解语言的语法是我们在达拉斯国际培训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可以去研究那些没有语法，甚至没有书面语言的语言，而有人需要创造这些语言才能产生好的翻译。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非常分析性的。

因此，有人说，翻译不是一门科学。翻译是一门艺术。那么，谁是对的呢？翻译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答案是肯定的。

这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无论何时，只要你创作任何书面文件，其中就包含着创造力。任何时候，你在写文章时都不需要考虑它。你只需要写。

但当你写作时，你需要花时间思考你想说什么，选择你想用的词语，选择你想表达的方式。所以，言语行为是一种创造性行为，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

语言和交流的本质是一种创造性行为。因此，翻译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因此，当我们用另一种语言编写圣经时，我们依靠该语言母语人士的创造力，然后将其与我们对该语言本身的了解相结合，这样我们就可以编写出有效且沟通良好的文本，即圣经。

好的，那么圣经翻译呢？圣经翻译是一项使命。我告诉我的学生，你们正在学习语言学课程。学习语言学是你们使命的一部分。我的意思是什么？当他们像我带着妻子和孩子一样去另一种文化，并分析这种语言时，这就是从事翻译的前提。

而翻译就是最终目标，也是一项使命。现在，这些人没有字典。他们没有语言的语法。

他们甚至没有字母表。因此，为他们提供字母表，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是基督徒，也是对社区的奉献。他们现在有办法记录他们的语言了。

他们现在有办法通过书面形式与自己文化中的人们进行交流。所以，这是语言学方面对文化的一项服务，只是世俗方面。而且，在圣经翻译中，我们服务于当地教会，通过为他们提供经文来为他们服务，这样他们就可以用他们理解的语言传达上帝的话语，让人们在基督里成长，这样他们就可以进行传福音，这样他们就可以从经文中进行教导。

所以，我们翻译圣经是为教会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圣经也是一种服务。我们是在侍奉上帝。

我们在传道，每一次传道都可以视为一种敬拜行为。所以，在圣经翻译中，传道就是我们接近上帝的时候；这是我们对上帝的服务。

这是我们通过从事这项事工来敬拜上帝的方式。当我们所处的环境变得艰难时，保持对事工的正确看法对我和我的妻子来说真的很重要。我们住在肯尼亚东部的沙漠地区。

我们当时正在为一个尚未接触到福音的群体工作。甚至我们的同事都说，你为什么和这个尚未接触到福音的群体在一起？他们真的想要你试图制作的圣经吗？我们是为了上帝而来。我们是为了这个事工而来。

我们在那里为这些人服务，让他们以后受益。我们始终把上帝希望我们做的事情放在首位，这样当遇到困难时，我们就可以依靠上帝，依靠上帝召唤我们从事这项事工的主权。所以，这不仅与我们的身份息息相关，不仅与我们作为传教士的角色息息相关，而且与我们是主的仆人息息相关，我们希望做他召唤我们做的事情。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经翻译是一项精神上的事业。我可以坐在这里给你讲一些故事，讲述上帝如何介入我们的翻译过程，以及我们在正确的时间找到了正确的短语。我们稍后会讲到其中的一些。

但这是精神上的努力，任何精神上的努力都需要精神资源。主是这些精神资源的源泉。圣灵会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帮助我们解释和理解经文，理解我们要翻译的语言，以及如何弥合两种语言之间的差距。

使命来解释上帝在传道中所作的这种精神上的努力。上帝的使命是什么？他在世界上做什么？上帝对他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有这样的看法。这个愿景始于他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而当亚当和夏娃以及他们的孩子在伊甸园反抗他时，这个愿景仍在继续。

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努力恢复这种关系。所以，他的远大愿景就是恢复人类与他之间的关系。但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人类很难理解上帝的这一宏伟愿景。

因此，上帝给了我们这一愿景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抓住它，与之联系，然后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事工中活出它。因此，我们的愿景是传播福音，将圣经翻译成肯尼亚的语言。这就是开始的方式。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上帝宏伟愿景中的愿景。所以我们总是看到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他的愿景是什么？他的愿景是看到人们与他和解，这就是上帝的使命。

所以，上帝的愿景就融入了他的使命。这就是他所看到的。这就是他所渴望的。

然后，他开始向所有国家宣扬他的福音。但这又是一件大事。上帝开始与人类合作，从亚当和夏娃到亚伯拉罕，从以色列人到今天的人们。

这对我们来说太过宏大，我们无法概念化。但我的使命是什么？上帝召唤我去做的工作是什么？这项工作是由我的愿景推动的？所以，这项工作就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每个人都是与他们相关的上帝使命的一部分，上帝召唤他们去做他们有天赋的工作，他希望他们参与的工作。

因此，我们参与了上帝的愿景，我们参与了上帝的使命。最终目标是上帝的王国。我们在这里是要成为在世界各地扩展上帝王国的一部分。

再说一次，这是上帝为扩展上帝的王国而制定的一个宏伟目标。但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帮助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扩展上帝的王国。我们可以帮助在肯尼亚这个民族中扩展上帝的王国。

现在，我们在这里培训学生，让他们走出去，拓展上帝的国度，上帝会把他们派往世界各个国家。以弗所书 2:10 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作他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工。”这是什么意思呢？上帝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有特殊的天赋和能力，让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在王国里工作。

所以，早在我们出生前，他就为我们做好了这样的准备。我们生来就拥有这些天赋。我的天赋恰好就是语言。

我只是喜欢语言。但他为我们每个人准备了天赋，然后我们将利用这些天赋为他人服务。这就是他要求我们做的事情。

因此，圣经翻译就是上帝召唤我们去完成的使命、愿景和王国工作。上帝也召唤我们成为圣经翻译者，以便我们能够服务教会，让人们认识基督，让人们与上帝的关系更加紧密。谢谢。

这是乔治·佩顿博士的圣经翻译系列文章。这是第一节，圣经翻译简介，第一部分。